

〔清〕李調元著 羅煥章主編 陳紅杜荊 注釋

李調元詩注

巴蜀書社

〔清〕李調元著 羅煥章主編 陳紅 杜莉 注釋

李調元詩注

巴蜀書社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號

責任編輯：秦伏男

封面設計：李文金

李調元詩注

羅煥章 主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巴蜀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25.125插頁1 字數500千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690冊

ISBN7—80523—508—2/I·202

定價：18.60元（精裝）

序

屈守元

羅煥章同志接受巴蜀書社代表四川省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組稿的任務，主持整理、注釋了李調元（雨村、童山）的詩。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李調元生長在乾嘉學派正盛的年代，當時著名學者王念孫的父親王安國便是他的好朋友。他很自然地濡染、接受了實事求是的治學之風。有人說，清代正續兩部《經解》都沒有四川學者的著作，好像四川學術乾嘉以來便處於蒙昧狀態。說這種話的人，是不是把刊印《函海》，提倡彰微闡幽、傳播異書實學的李調元忘記了？

利用編寫《四庫全書》的機會，李調元刊印《函海》，把樸學之風吹到四川來了。他很注意收羅、刊布四川學者的著述，僅楊慎（升庵）的書，《函海》就刊行了三十多種，在當時確是很難能可貴的。《華陽國志》的《函海》本，也遠出當時負有虛名的廖氏題襟館本之上（見《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校明劉大昌刻本〈華陽國志〉跋》）。李調元還注意俗語的研究，《通俗編》收入叢書，只有他的《函海》。

李調元的詩，比起當時袁枚（子才）、趙翼（甌北）之流，有他自己的特色，寫文章也不為桐城等宗派所囿。尤其是他很注意鄉土題材和語言。對於民間戲劇、說唱，有許多資料，只有在他的著述

里才看得到。我寫《談魏長生》和《魏長生續談》，就頗取材於他的詩文雜著。他曾引汪琬（鈍翁）自誇蘇州出狀元又出梨園子弟的話，說：「今川中所少者狀元耳，近日京師梨園，以川旦爲優，人幾不知有姑蘇矣！」（萬卷樓單刻本《雨村詩話》卷十）現在看來，蘇州狀元，比起川中的魏長生、陳銀官、彭慶蓮、楊芝桂、楊五兒、張蓮官、曹文達、馬九兒、于三元、王升官諸位藝人，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創造歷史的人民群眾中的影響，究竟孰小孰大，怕還得重新估計呢。這一點，我是很肯定李調元的卓識的。

要講民間文學、鄉土文學，四川人在歷史上必須重視李調元！

羅煥章同志整理李調元的詩文，這個工作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他對於李調元當時的社會環境、交游關係，找尋資料，提供線索，用力很深。有關字句故實，也不輕易放過。這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恐怕有必要吧！

煥章同志工作極爲認真，過去編寫《中國歷代文選》、《中國古典文獻學》、《韓愈集校注》，我便有深切的感受。他又是一個老教育工作者，沒有忘記在實際工作中鍛鍊學生。他編這部書，對於青年學者杜莉和陳紅兩位同志都耐心地指導她們，率領她們一起走上整理古代典籍的戰場。教育工作者應當如此！

我很支持這種工作。爲了給煥章同志和杜莉同志、陳紅同志打氣，草草地寫幾句話，說說整理、注釋李調元詩文的意義，用以表示我的敬意和快意。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

前 言

李調元生於清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一七三四），卒於嘉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八〇二），字羹堂，號雨村、童山等，四川羅江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文選司主事。三十九年出任廣東鄉試副考官，隨同考官王懿修（春甫）赴任，回朝遷任考功司員外郎。四十二年任廣東學政，督學廣東，任滿回京。四十六年，擢升直隸通永兵備道。五十年落職回四川。嘉慶七年病逝。

一

李調元青年時期的詩歌，充滿振羽奮飛的朝氣和恬然自樂的閑情。以開闊的胸襟，翹首宇宙，描繪巫山十二峰高聳入云（《巫山高》）。他的心志如天際狂風，「躍上天衢游，汗漫九垓馳八極」（《丈夫行》），盡情抒發平步青雲的激情。另方面心地寬松，寫了不少幽閑恬美的小詩，「細鱗漾深澗，矯鶴盤蒼穹」（《遊富樂山》）。從外物的神貌描寫上，表露出內心的悠閑。

有些寫農村風貌的詩，畫面清麗，適情快意。寫農民「荷鋤帶晨出，晚歸泥滿趾」（《田家四時

雜興》)。 「新苗才幾日，冒土滋長育。出門扶竹看，微綠已滿目」（《農父詞》）。 牧童「日暮騎牛歸，遙村笛無數」（《牧牛詞》）。 很有農村的風味。

他三十歲中進士後，詩歌成了他入仕的敲門磚，也是描述坎坷人生道路的工具。有許多詩記述了官場的憂樂。在考功司任職時，廉介奉公，拒收賄賂，被高太監大相鑿柄，初步嘗試到做官的苦味。「早知命不延，功名亦逝水」（《再用東坡次葉濤見和詩韻》）。 嚴酷的現實，使李調元陷入了生活困境，「清官無一錢，稚子方饑餓」，「飄泊四十口，嗷嗷只心攪」。 生活雖艱苦，但他總想挺過去，說：「君如問我踪，泥上覓鴻爪。」（《憶編修祝芷塘》） 要像蘇軾那樣「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把人生比成飛鴻翅下的長途，所到的地方，只不過像飛鴻留在雪地的爪印，只是一個小站，應不斷進取，不斷前進。所以他有勇氣堅持「爲道不畏貧」，「貧賤不能移」（《感懷》）的品格。

李調元做官的道路上布滿了陷阱，乾隆四十七年，奉命護送文溯閣《四庫全書》到盛京（沈陽市），至蘆龍，遇雨，黃箱沾濕，縣令郭立泰護送不慎被彈劾，永平府弓養正涉嫌延誤，弓反而攻訐道官李調元失職，李被捕審問，落職，流放伊犁。 因他有一幅峻嶒骨，坦途於他皆坑窟。 在牢禁中，他慘痛地說：「沉寃似海誰能白，薄宦如冰念已灰。」（《元旦寄岳梅巢》） 後以萬金贖罪，免於流放。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一日出獄，寫給李鼎元的詩說：「天意回春恰仲春，眼前贏得再生身，來爲縲紲之中客，去作伊犁以外人。」（《二月初一日蒙恩發伊犁當差是日出獄再用東坡韻寄墨莊》） 他

像蘇軾那樣「驚魂未定，夢游繚紲之中，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蘇軾《謝量移汝州表》）。李調元說：「老夫欠伸腰未折」，「不懼三褫奪綬紱」（《五十歲和祝芷塘見祝原韻》），絕意仕進。在封建社會裏，無他立足之地，感嘆：「云烟有態徒過眼，天地無情不庇身。到底虛名竟何益？如今真是大悲人。」（《重經大悲庵有感》）仕途不通，政治失意，成爲大悲人，是李調元的必然結局。

乾隆五十年四月他淒涼傷感地回到四川德陽市羅江鎮南村壩老家。「歸來始脫風波險」（《遊寶圖山》），「自識檀板課歌童」（《醒園遣興》）。「如今改換山人號，呼我童山我自安」（《客有呼余爲太史公者作詩答之》）。故此「懶即曲肱，事無制肘，陶情絲竹，適性花柳。問我何名，灌園老叟」（《小築》）。移情絲管歌童，安定驚魂。

二

在他的詩歌中，徹底否定做官，把當官說成做夢，像猴子演戲。「宦海波濤都似夢，敝廬風雨幸無類」（《得歸茅屋》）。「一生富貴沐猴冠，待得歸鄉興已闌」（《僑金堂右尉署不寐》）。作官像金籠鸚鵡，只能在桎梏中學舌，毫無自由活動的餘地。宦海的漩渦也多，像那「一雙浮鴨下流去，却被狂瀾倒送回」（《白河》）。所謂「艱難已嘗遍，清興忽如掃。功名既坎坷，遭家復不造」（《醒園獨坐》）。

他在詩歌中，總結了一套沉痛的教訓，「富貴如雲天上看，功名似月水中撈」（《示譚、鼎二弟并諸生》），「渾忘身傾醜內鷄，便覺樂同橘中叟」（《偕王晴峯遊張泗激晚園》）。「人生天地間，苦若禪中蠱」（《復偕周松岑遊吉氏園分韻得吉字》）。處處受制於人。不願意作老於郎署的拙宦。他感到人生似牛推磨，枷鎖在身，鞭子在後，處於枯窘寒儉之境，這是他的詩歌所表達的內容之一。

對社會現實進行深刻地批判。表面繁榮的「乾嘉盛世」，無法掩飾農村的貧窮凋弊。李調元以詩歌形式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他在石壕村住宿時，目睹的慘狀是「何處催租吏，又來打人屋」（《石壕》）。在陝西看到的是「無數小兒身無衣，馬前跪啼一錢乞」，「老壯異鄉各糊口，幼稚無能守門闔」，「留養雖設不能留，棄擲道途誰見納」。人民的深重苦難，使他心情十分難受，「一聞其言心悽惻，救汝那無囊中物。我亦天涯乞遍人，艱難幾見心肝豁。揮去哭聲聞漸遠，我亦車中淚嗚咽」（《乞兒行》）。深切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

有的詩歌，用白描手法，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有翁折脚啼道上，皮肉淋漓新吃杖。如狼差吏驅出門，不許攔街呈訴狀」（《石匠行》）。敘述了石匠遭官府迫害的慘狀，揭發了統治者的暴行。

「洵陽城外逢窳戶，面目黧黃衣藍縷。見人自指腸中飢，唏噓欲說頭先俯。自言本是村中農，薄田不足療貧窶。聞道縣官方築城，磚甃所需億萬數」（《窳戶行》）。飢寒交困的窳民，踉蹌服苦

役，不勝淒涼。這首深沉的滿腔憤怒的詩，蘊蓄着揭竿而起的思潮，是敦促被壓迫者起來求生存的宣傳書。

李調元對民間疾苦直言之，敷陳其事而傷其懷。在淡妝素裹的語言中，寄寓着濃烈的悲傷感情。就是程晉芳《童山詩集序》中說的「雖悲詫不形，然其中鬱折往復之致多矣」。他的詩歌揭露了社會的黑暗，愴涼悲詫，沉鬱跌宕，感染力較強。

三

李調元詩歌創作上走李白的道路。學李白豪放、飄逸、自然的風格。他說：「余本今之詩狂者，非李太白不取也。」其詩：「桂山獨欲掣鯨魚，倒捲黃河九天瀉。天有古月青銅磨，地有五嶽森嵯峨。盡入先生錦綉口，噴作雲霞供嘯哦。」（《題家桂山秋江載書圖》）馳騁想象，翔舞太空，飽和着奔騰的氣勢、豪壯的精神。意新理恆，混茫無盡。

又說：「邇來便覺鋒增銛，雲霞五色金玉相，當其冥心造化忙。下筆直倒三峽江，翻濤攪浪不肯住，竟欲手摘龍耳，剝鯨腹，拔鯨尾，以與光焰万丈之李杜爭豪強。」（《八月中秋同人宴集雲谷借樹軒分韻得相字》）這是效法李白妙筆生花，所謂「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風格飄逸，氣勢高昂的詩歌。

形式自然，語言樸實，是李調元學李白詩的成功之處。「暮春白花殘，緋枝包未吐。似知翠輦來，獨留香在樹。曉來一雨過，霏霏紅滿塢」（《紅雨亭》）。

又一首詩：「一人俯清流，萬象本俱屏。况復見菱花，細寫藻荇影。月到潭心時，心與月俱靜」（《鏡湖榭》）。着意清新，畫面鮮朗。這是學步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詩。（見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這種意境新穎，生機勃勃的詩，寓景於情，物我融合，使人感到輕鬆愉快。

李調元說：「一生復學青蓮體，只恐三分略似詩。」（《和嚴麗生學滄題〈童山續集〉原韻》）他除學李白詩風外，在內容上借鑑杜甫詩，說：「少陵疑是我前身，漸覺詩於子建親。」（《移居丁字街杜耐庵親家宅和余雲溪見寄原韻》）李調元詩歌，放射着李杜的光焰，因此有它動人的思想，成熟的藝術，價值較高。

其次，李調元詩鄉土氣息濃。不少描寫成都風土人情的詩，活潑優美。他寫成都駟馬橋，「秋陽如甌暫停車，駟馬橋頭喚泡茶。怪道行人盡攜藕，橋南無數白蓮花」（《昇仙橋即駟馬橋》）。白蓮花即白藕。成都六、七月間，各地池塘魚田裏，翠綠大葉簇擁着紅色或白色的大蓮花，鮮艷俏麗，綉爛多姿。它的根莖葉均可食，營養很豐富。

成都人過春節，家家戶戶湯圓不離餛，小販叫賣聲充溢大街小巷。「元宵爭看採蓮船，寶馬香車拾墜鈿。風雨夜深人盡散，孤燈猶喚賣糖圓」（《元宵》）。

正月聽燈曲，「自是州城樂事多，元宵來到早笙歌」（《初六日蓮州座上聽燈曲戲贈》）。看踩高蹻，「金鑿銀鍍闊步來，恍若天上諸神下」（《觀高蹻燈歌》）。

清明上墳，「處處紙錢飛，烏鴉啼上樹」（《寒食出城》）。以上富有鄉土味的詩，使人理解成都，熱愛成都。

四

李調元與乾嘉學派的關係。他走出四川與江浙等地學者交往，對詩歌創作有積極的影響。編纂《四庫全書》副總裁著名學者紀昀（一七二四—一八〇五年），名曉嵐，李驥元的拜門老師。李調元受知於紀昀，口誦心維紀昀的館課講稿。寫文章學步紀昀，說：「得先生發解之文，駢體之表，心摹而力追之。」作詩也效法紀昀，說：「調一生詩不學人，而獨於先生輒效之。」把《童山詩集》寄給紀昀，說：「誠以先生博學，必有以擴其所未聞，補其所未見，而亦以見平日之拳拳而服膺者，非他人，惟先生也。」（《與紀曉嵐先生書》，載《童山文集》卷十）

趙翼（一七二四—一八一四）名甌北，字耘松，歷史學家、詩人。乾隆三十六、七年間，李、趙同在京師任職，同居椿樹三條胡同，來往密切。李說：「門僅斜對，過不數武，日與唱酬往返，每見先生玉堂著作，甫脫稿即傳播人口，竊以此才天授，為之執鞭，亦所忻慕。不意追隨未久，而內任外

任，忽焉東西各方，雖踪跡或有時聞，而音容不可復接。以至於今，落落晨星，只有我二老，所謂感慨繫之矣。」（《答趙耘崧觀察書》：載《童山文集》卷十）趙翼寄書稱李調元「著書滿家，傳播四海。提倡風雅，所至逢迎。」（同前附錄）趙翼把考訂經史諸子詩文的讀書筆記《陔餘叢考》寄給李調元，李「如獲至寶，遂忘其寒，持向風簷向南拜讀，惟恐其盡」（《答趙耘崧觀察》）。李對趙翼說：「以三十年前素相接愜之人，又以千古而後第一傾服之人。」趙說：「惟吾二人，尚慙遺無恙，東西萬里，白首相望，不可謂非幸事也。」（《答書》附錄）可見他們在學業上切磋琢磨，而相互影響。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字姬傳，和李調元交往甚厚。李在詩中說：「天道余聞事亦奇，竟無一事可相羈。故人相見清風後，新句如歌白雪時。」（《和同年比部姚姬傳見訪原韻》）乾隆四十五年，從廣東返京，路過桐城，看望姚鼐，說：「與足下脚觴話舊，五更乃去。」十年之後，李呈書與姚說自己「一生以清廉居官，本無贓累，原可捐還，而首相當關，非賄不准，若一入其門，便為其黨，誠恐冰山見日，遺臭萬年，此則寧終身廢棄而不肯為也」（《答姚姬傳同年書》）。

袁枚（一七二六—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李調元的《袁詩選序》說：「夫以子才先生才學如此之富，何不使之身居廊廟，黼黻皇猷，燕許文章，姚宋事業，必有偉然可觀者，而顧使之終老園圃，嘯傲林泉，慷慨抑揚，凌轢百代，自成一家。」（見《童山文集》卷五）他把自己的詩文集送給袁枚，求刪削重刊。袁又把《小倉山房全集》寄給他。他們在詩論上看法不同，李說：「先生論詩曰新，調論詩曰爽。先生有《隨園詩話》，調有《雨村詩話》，不相謀也，而轍相合。」（《寄袁子才先生書》）

李說：「調之傾慕先生者，已十餘年於今矣。」足見袁枚對李的影響。

五

李調元在四川學術界影響較大。袁枚稱贊他說：「蓬島仙人粵嶺師，栽培桃李一枝枝。西蜀多才今第一，鷄林合有綉圖供。」（《奉和李雨村觀察見寄原韻》）借能詩善文的白居易比喻李調元，肯定他是四川詩人學者中的一面旗幟。

王懿修稱他是「以西蜀之淵雲，爲南宮之冠冕」（《寄雨村老前輩詩啟》）。程晉芳評他的詩說：「合觀全集，大矣美矣。」（《童山詩集序》）庶吉士禮部主事姜錫嘏說：「三年奚不到蓉城，高據文壇作主盟。」（《童山詩集》卷三十三附）顧星橋說：「羅江才子今詞客，玉署仙郎作使臣。」（《題粵東皇華錄》）都稱頌他是四川詩壇盟主。

李調元在朝鮮有深廣影響。他的《答何雲峰》詩說：「竹林喜共阿戎語，聞道鷄林問雨村。漫把詩名傳海外，爲言寂寞老柴門。」自注：「雲峰自京歸，言朝鮮正副使者入貢，俱能背誦予詩，并問余消息。」乾隆四十二年，朝鮮副使徐浩修派柳琴登門求書，李把詩集等送給了朝鮮朋友。柳琴作詩稱：「今夕是何夕？西蜀故人降。生辰故人在燕京，一杯爲祝故人真。憶昔燕京瞻仰日，有似自古斷腸別。」可見李調元詩歌名揚海外，影響頗大。

《童山詩集》的版本問題。署有綿州李雨村著《童山詩集》四十二卷，標出萬卷樓藏版，有蜀州龔浦澤等印迹，和百部叢書的《童山詩集》版框、單魚尾、黑口、十行相同；百本只有程晉芳序，而萬本除程序外，還有嘉慶元年袁枚的跋文及《和李雨村觀察原韻》詩二首；百本中的脫字，萬本不脫。萬本可能是李調元親自定稿，於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二年編成。第二版是嘉慶十四年李鼎元校印本。第三版是道光五年李朝礎校刊本，隨意篡改原詩，訛謬多，不堪使用。第四版是廣漢鍾登甲的樂道齋刊本，作了些補遺。我們採用萬卷樓藏本《童山詩集》作底本，據《叢書集成》等本斷句讀，改錯別字、古字，進行校勘注釋。

按照去粗取精的原則，剔除糟粕，吸取精華，對於李調元詩中不理解農民起義的《蜀樂府》、頌揚清統治者鎮壓少數民族反抗的《平定金川恭紀》和《平定西域恭紀》等詩，以及宣揚孝義節婦、缺乏詩味的作品，均刪除，不入集。還芟夷了一些酬唱、諛壽、悼妾等庸俗之作。因此這部書，不是《童山詩集》的全集，所以更名為《李調元詩注》。

此書初稿撰寫者為羅煥章、陳紅、杜莉。全稿由羅煥章修改審定。

在此書的編寫過程中，得到老師屈守元教授、王文才教授的指導，巴蜀書社編輯同志的幫助，以及范遠華同志編排卡片，索檢資料，付出了勞動，一一表示深切的感謝。

羅煥章

一九九〇年五月於四川師大古文所

目錄

雜興九首	一	雨夜和郭秀才有聲韻	一六
遊山	五	計寧邦送木筆盆花	一六
上之回	六	雨過寧邦覓花歸栽	一七
巫山高	七	苦雨二首	一八
烏夜啼	八	喜晴二首	一九
猛虎行	九	鹿頭關謁龐靖侯墓祠內并祀武侯	一九
來日大難	一〇	漢大司農秦宓故里	二一
少年行	一〇	雙桂堂楊升庵故宅	二一
子夜四時歌四首	一一	綿州越王臺故壘	二二
窾木謠	一二	由白塔瀾渡東津	二三
艾如張	一三	自東津步至西澗	二三
雨霽懷明經計寧邦萬安	一三	遊富樂山	二四
苦雨行	一四	由富樂禪林至西山觀宿	二五
		西山觀觀石壁所刻揚子雲真像歌	二五
		練時日	二八
		帝臨	三〇

青陽	三〇	佛桑	四五
朱明	三一	南村曉行	四五
西顥	三二	雲龍山	四六
元冥	三三	喜琛芳昆仲至	四六
遊雲龍山	三三	贈蔡制亭錦生秀才	四七
八陣圖歌	三四	蛺蝶花	四七
將進酒	三六	清明在成都作	四八
結交行	三八	將之姚江留別范大士顥鞏大建昌	四八
君馬黃	三九	早發涪江	四九
丈夫行	三九	渝州登朝天城樓	五〇
美人行	四〇	舟中二首	五一
田家四時雜興	四一	晚泊忠州	五一
成都雜詩	四二	巫山縣	五二
青石橋訪韓三	四三	謁杜少陵祠	五二
環翠軒	四四	歸州謁三閭大夫廟	五三
梔子花	四五	荊州	五四